



他们正年轻

浙江青年创作丛书

浙江青年创作丛书



他们正年轻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费淑芬
封面设计 王义钢

浙江青年创作丛书
他们正年轻
本社编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(杭州武林路196号)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6.5 插页 1 字数 137,000
1982年7月第1版 198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,001—19,000

统一书号：10103·295

定 价：0.44 元

编辑说明

近几年来,我省和全国各地一样,文艺创作空前繁荣,百花园里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。特别令人感奋的是,涌现了一批为数不少的青年作者。他们在党的三中全会、六中全会精神鼓舞下,象雨后春笋般破土露尖、茁壮成长;他们的一些作品,不断出现在本省和全国各地报刊上。

有了这样一个好基础,才使我们有可能编辑这套《浙江青年创作丛书》;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套丛书,能为进一步繁荣本省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尽一分力量。

《浙江青年创作丛书》编选本省青年作者的作品:小说、诗歌、散文等,体裁不拘。它可以是合集,也可以是个人专集。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源源不断地出下去。

出好这套丛书,不仅需要作者的大力支持,更重要的是能得到各地党组织的关心、扶持和广大读者的批评帮助。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1 守礼之民	叶 林
20 “天使”与“野马”	吴广宏
34 “拾蛋”轶事	王 毅 夏 真
51 生 命	陈剑君 徐孝鱼
74 在绿色的湖边	曹布拉
88 第一把火	徐孝鱼
108 团长夫人	白晖华
120 蒲公英,你在哪里?	赵丹涯
138 惜分飞	张晓明
150 沉 浮	李杭育

164 36 码陈旭明

175 再见，朋友！张廷竹

190 你在等什么袁丽娟

守礼之民

叶 林

一 “机缘”与“福份”

雁江桥头，有一片经营针头线脑，油盐酱醋，烟酒糕点的食杂商店。从这里，能听到桥下埠头上传来的有节奏的捶衣声；若凭窗俯视，眼底就是那缓缓流逝的雁江水。这片小店也就因此而得名——望江商店。

店里人虽不多，但话却不少。除了老实头宫福少言寡语之外，其他人的两片嘴唇都很耐磨。半月前，六十五岁的组长告老退休，应着了那句“山中无老虎，猴子成大王”的老话，一班年青人几乎天天围坐在一起，议论老组长的“昏庸无能”，猜测谁来当新组长，甚至偷偷地谈起民主竞选。扯乏了，就一溜儿站在柜台边，观望着桥下的江水，行船，和那川流不息的人群，时而挑出某个穿红戴绿的姑娘来评头论足，指指戳戳，嘻嘻哈哈。

宫福不敢参与这种“政事”，更不会介入那些轻佻的活动。他觉得没有组长更应该自觉一点。所以，他除了应付顾客外，一直保持沉默。

这天刚开门，宫福就好言善语地劝说了这班年青人一番。谁知他们互相耳语了一阵，斜眼瞟瞟宫福，倏地把矛头转到他

的身上：

“宫师傅，你说这组长该会让谁来当？”

宫福细眯着眼睛，略略付之一笑。他想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他天生只知道服从，谁当都行。所以他觉得用不着回答。

“嘿！看宫师傅胸有成竹的模样，准是要当官啰！”一个年青人摇头晃脑，用戏谑的口吻说：“宫师傅你还真以为你能当官？嘿！解放三十年了，红光哪一次照到你天灵盖上来过？你呀，既无福份又无机缘，哈哈！……”

宫福仍然微微一笑。他并不计较别人的无礼。但他觉得这说法未免太不实际了。共产党的干部是靠本事，不是靠机缘和福份的。如果靠机缘和福份，他也有过。于是他笨拙地喃喃道：“解放那年……”他马上意识到那一段历史是不能冲口而出的，否则会被这班年青人奚落一顿。他只有默认自己是无福之人了。但他心里相当明白，他确实不是一块能当官的料，也从来没有奢想过当个什么官。要想当官，刚解放那阵，不就是个绝好的机缘么？……

那年，听说共产党要来了，城里的国民党纷纷逃走。趁着难得的几天安宁，宫福在古老的雁江桥头摆起了小摊，以维持生计。

正午，他刚刚挑着担子在桥上落脚，远远地看见一队大兵急速开来。他从那气势和来头上猜测，这恐怕就是共产党的部队。他有一点害怕，慌忙挑起担子想走，但已经迟了。为首的大兵朝他喊了一句什么话。最使他感到惶然的是那大兵手里握着一把盒子枪！这就不能轻举妄动了，何况他肯定喊自己“站住”过了。那大兵长得五大三粗，一脸的络腮胡

子，很是吓人。假如自己一逃，惹火了他，甩手打来一枪怎么得了！他想到完全有这个可能，惴惴不安地肩负担子，纹丝不动地站着。

那大兵来到宫福面前，叉腿而立，一双明亮的、带血丝的眼睛看着宫福。宫福懦怯地看看大兵，又膘一眼他手里的枪，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。

那络腮胡大兵对宫福端详了半天，才和颜悦色地提出要宫福领他们过江，带路进山。

宫福感到这大兵眼睛虽红，却并不凶。过江进山，每条路他都熟悉。然而，他知道带路是个危险的差使，要是碰上打仗，子弹岂不先打着带路人么？再说家里老婆孩子等着糊口，自己走了，怎么维持生活？……沉吟了半晌，他才畏怯地嗫嚅道：“我……有家小，你们另找人吧。我，怕……”

那大兵听了“哈哈”大笑。他以为这个老百姓一定是被国民党的统治吓得胆小了。“你是给共产党办事，什么也用不着怕！”他对宫福说，并拍了拍手中的枪。

但宫福却吓得腿软了，猝然倒地，担子也翻了。大兵见了赶紧去扶他，但无奈宫福双腿抖索，再扶也站不直。大兵又帮他把翻在地上的东西捡起，还掏出三块大洋给宫福，互相说了些什么，才匆匆开拔。

从那时起，宫福就清醒地认识到：他根本不是一个能做大事的人。虽然他后来见那些帮共产党办事的积极分子，很有些扬眉吐气，也曾后悔自己失去了那一次最先积极的机会，深感对不起共产党。同时，他也认为：共产党里头尽是一些能才。凡是共产党的官，都打过鬼子，打过老蒋，这一点他是深信不疑的。因为他亲眼见到过几个在雁江里洗澡的共产党干部，身

上都有铜钱大的伤疤。而他呢？无艺无才，只会摆摊。日本佬见过，连杀的念头都未敢产生过；老蒋的兵来了，他反而点头哈腰，敬畏如神地递烟喊“老总”。这就绝对没有当官的资格了。尤其重要的是：共产党论阶级，自己成份虽不高，但毕竟有香烟洋火桂花糖的资产。所以，还是做一个守礼之民吧。

这种信念非常一般。然而，数十年来他竟比谁都平安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他看到那些弯腰低头的干部，倒的倒，垮的垮，死的死，心里很是不安：凭什么要整他们呢？没有他们，国家能有今天么？！另一方面，他又庆幸自己还好没有去当什么官，觉得自己比他们过得安生，起码用不着弯腰。想到自己的腰居然能比他们挺得直，官福更加坚定了做守礼之民的信念……

这会他见人们还在议论他的“天庭地角”是否有当官的福相，不觉想起那段历史，更觉得心里不好受。同时，又感到他们实在有些贬低他，就用肯定的语气说：“难讲，也许有呢！”但毕竟还是没有肯定。于是笑声又充满这爿小店了。

正在他们嬉笑当中，一位顾客走进店来，谁也没有注意到。那顾客先悄无声地翻了翻意见簿，随后慢慢踱步到柜台前。

官福正处在难以解脱的纠缠之际，见有顾客光临，就立即迎上前去，脸上自然而然地浮起了热情的笑意。

二 中间那一笔，写得长了些

这位顾客五十开外年纪，个子魁梧高大，身穿中山装，双手反剪在身后，面部表情虽索然无味，但那一脸络腮胡子，倒是非常醒目。他用那双略陷进眼眶的眼睛，环视了一下店容，

又把目光逐一投视到每个营业员身上，最后才在宫福身上停住了。

凭着数十年接待顾客的经验，宫福立即从这位顾客的举止神态上准确无误地判断出：这人很有些气派，可能是个干部。惠顾者不拒，不管什么人，都应热情接待，对干部更要如此。所以，宫福笑脸相迎：“同志您需要什么？”

“哦哦，随便走走，看看。”顾客斜侧着身子，目光停在陈列罐头的柜上。

宫福从他这句“随便”的话里，似乎听辨出了名堂。一般顾客会说“随便走走”么？有那样悠闲么？他“随便”，宫福就愈发不敢随便了。他连忙问：“买罐头？拿出来看看？”就连那细眯的眼睛，也向顾客投去一个带“？”的微笑。顾客也回他一笑。他意外地又从“随便”中发现了这不随便的举动后，马上主动捧出几听罐头，放在顾客面前。心想：罐头不是廉价商品，一般的平民百姓是不会买的。可见他是干部无疑了。干部光顾，那是千万怠慢不得的。这就需要舌头多打几个转，介绍一番了。但还没等他把舌头卷起，那顾客却把头一摇，眼睛又望别处去了。

“同志，这罐头？……”

“我没有说要嘛！”

宫福觉得这顾客又不象干部了。干部会象他这样不讲文明礼貌么？只看不买是常有的事，不买而问价的也屡见不鲜，却很少碰见他这样的“怪客”！想着，宫福瞥了他一眼，发现他正在用审视的目光盯着自己胸前的服务证。

“嗯——”那顾客点点头。宫福觉得这“嗯”的拖音比一般人要长。那顾客用手指头叩击着柜台，随口又点了几样不同

季节时令的商品，并一一问了价格。平时很会揣摩顾客心理的官福，这时也感到纳闷了：哪见过一气要买这么多零杂细碎商品的顾客？此人官不象官，民不象民，买不象买，玩不象玩，该不是成心来作弄自己的吧？他想问一声：“你到底买不买？！”但职业的本分，练就了他一颗忍耐的心。何况，顾客的光顾和服务态度的好坏，与自己每月领到的奖金，也是有非常重要和密切的关系。于是，他象谈“山海经”一般，介绍起商品的产地、性能、价格，以及短期、长期的贮藏保管方法，倒背如流，直说得那顾客听入了迷，眼睛里不时地闪动出满意的光彩。末了，官福笑盈盈地问：“您还需要些什么？”

“什么也不需要。”那顾客的表情竟突然变得冷淡起来。

官福感到这顾客好不奇怪！不禁微微愣了一下。他庆幸还好是自己接待这位顾客，不然，碰上哪个年青人，说不定早就吵翻天了。他等了好一会，放好商品转回身，那顾客却并没有要走的样子。莫非还要缠下去？

“来一斤水果糖。”那顾客果然又说，竖起一个指头，“每种称一两，一两一小包。”

好稀奇的买法！官福简直有点莫名其妙了。他突然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：莫非这人是来检查服务态度的？这一闪之念使他忐忑不安起来，不禁慎而又慎，象中药房里撮药的伙计一般，一两一两称足，默默心算，四舍五入，然后分毫不差地唱款，把糖包扎成十个漂亮的“斧头包”，恭敬地递到顾客面前，从那满脸的皱纹里，释放出最大能量的热情。

“呀！我忘记带钱了！”顾客两手摸着四只口裂，着急地说。

官福又一愣：真的忘了么？但他照旧微笑着说：“没关系，这货不缺，你把糖放在这里，回去拿钱好了，我给你存放好。”

说着，又转身拿过一个本子，说，“怕来不及的话，请在这上面留下地址。糖嘛，你先拿去好了。”说着递了过去。

那顾客同时也不紧不慢地掏出一个小本子，拔下钢笔递了过来，问：

“同志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两个本子相触了，撞得宫福的心怦然一跳！这一跳把他那笑意全震回到皱纹里去了。他紧张地舔着嘴唇，说不出一句话来，只觉得心跳频率紊乱。啊，这顾客果然是私访的干部，而且要记自己的名字了！宫福非常怕见这种记人名字的小本子，文化大革命中就专门有人干这种事。但凡上了小本子的人，都没有好事轮上。现在虽然不同了，但谁知这位顾客记去名字是干什么用的？他努力使自己保持清醒，一种接待顾客的本能的习惯，促使他再一次检点了刚才的举止言行，觉得并无冒犯和失误。他偷偷瞅了一眼顾客的小本子，见上面有“商业局”三字，心不由得又倏然一缩！原来是商业局的干部啊！假如刚才稍有闪失，被他记去名那还了得！再看那顾客，笑纹一直漾到那密密匝匝的络腮胡子里为止。宫福觉得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了，才稍稍放下心来。于是，他急忙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，接过笔，端端正正地写上自己的名字。写的时候，他很是激动，手微微发抖——不是怕，而是由于“宫福”二字除了每月上一次工资表外，还从未上过干部的小本子。今天居然能够上小本子，而且还是他亲笔写的，怎好不抖？

当他把名字写好，又认真看一眼的时候，意外地发现，自己竟把“宫”字写成“官”字了！这一重大发现，使他象发现把变质商品卖给顾客一样，心里惶惶不安起来！变“宫”为“官”，让人知道，笑话自己改名换姓事小，若是哪个和自己过不去，

添油加醋地汇报到领导那里，岂不是变成别有用心了么？又恰逢店里没有组长的时候，自己就是有八张嘴也讲不清楚了！

宫福异常小心地从那干部手中要回小本子，说：“我写错了，宫字中间那一笔，写得长了些。”

“没关系！”那干部笑着轻轻一挥手，丢过来毫不介意的三个字，这才稳住了宫福的心。

三 一笔错成官，还去了半斤糖

说也奇怪，自从宫福的名字写上了那位干部的小本子后，他心里就萌生了一个良好的愿望——盼着通知开大会。这愿望虽好，但他又不敢表露出来，只怕别人讥笑他想得到表扬。可是隐藏在心里的喜悦又难以抑制，常常会莫名其妙地问别人一声：“今天开会么？”话一出口，又怕别人会察觉到他心里的秘密，便赶紧补充一句：“咄，好长时间没开会了哩。”脸到底还是热了一下。

这一天终于等到了。是开全商业系统的大会。

宫福对开会向来都是很重视的，每次必到。他认为开会就是政治活动，而政治活动是万不能轻视的。他不象青年人那样带本小说书去看，觉得那是轻视政治的表现，对讲话人也不尊重。所以，他只带左右两只耳朵去，而且要坐就坐在前三排。对干部们的话，不管山东腔四川调，懂或非懂，他都是虔诚地一听到底。

今天他照例如此，早早来到会场，端坐在台前首排。

当报告人——新来的孟局长出现在台上时，宫福准确无误地认出了他就是不久前的那位“顾客”！那么他口袋里一定

装着记有自己名字的小本子。官福不觉兴奋起来，眼睛润泽光亮，脸上也有了溢不完的笑纹。他比任何一次会都听得认真仔细，眼睛一会儿没有离开过孟局长。最后孟局长掏出了那个小本子……

孟局长对雁江并非陌生。当年，他一身征尘，就抖落在雁江里。他结束了戎马生涯后，在这里整整生活了三十年。他曾在这里饱尝过胜利的喜悦，经受过险恶的政治风浪的冲击，含辛茹苦，跌倒、爬起，虽几经反复，但如今他感到自己的精力永远是那么旺盛！就象当年冲上雁江桥头，呼吸着没有硝烟的空气一样，感到暴涨在血管里的热血非泻不可！然而，如今比不得带兵打仗，也比不得当工业局长、农业局长那阵了。现在自己是商业局长！面对的都是些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婆娘事。一切是那么简单明了而又那么陌生纷杂啊……

刚上任几天，他思绪万端，无从下手。又接连收到了几封群众来信，表扬雁江桥头的那家望江商店的一个老营业员服务态度很好。于是，他亲临糖烟公司去了解了一番，又听取了多方面的汇报。然后，漫步一家家商店，从店容店貌直至经营作风，他觉得许多商店都适应不了新的形势。看来，不好好整顿一番是不行了！但从何下手呢？他的思绪犹如品种繁多的食杂商品，一时无法理清。……他登上雁江桥头，立足在当年举枪宣告解放的地方，感慨万端……时光就象雁江水一样，匆匆流逝，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三十年了呵！……他步下桥头台阶，来到望江商店门口，蓦然想起那群众来信上反映的情况，感到百闻不如一见。过去他曾吃过许多假汇报假材料的苦头，不能不谨慎一些啊。如果望江商店真象来信和汇报上说的那样，就抓住典型，推动全局。

想到典型，他的心倏然一动，触发了往事的隐痛……

……大跃进那年，他管的是工业，昼夜奔忙在小高炉旁，眼睛熬得象铁水一样红。但他管辖的那一座座高炉，始终发射不出高产“卫星”。急得他那一脸络腮胡也顾不上刮。

在一次炉旁汇报会上，他发现了一个人材！大胆地抓了个典型，有心培养，果然，卫星升天！他忍着瞌睡，粗大的手指捏着细小的笔杆，写了篇文章，把那个小高炉长送上了省报。然而，最后的结果使他大吃一惊，就象他拚刺刀时突然发现腹背受敌一样——娘的！原来是一个说假话如喝稀粥般的吹牛大王！他一气之下，愤怒地甩出去一个耳光！为此，他受到了上级的批评。

文化大革命中，他一度重新工作，管了农业。听说某公社亩产超了千斤。他这回没有盲目轻信，亲自下去跑了一趟。一看，果然仓库满满的，揭开几户社员的储粮橱，黄灿灿的，看得他眼发花，心开花。于是，这个公社便由他亲自验收为第一个农业学大寨的典型。他又为发现了一个很有工作能力的公社书记而欣慰。但后来，成群结队拥进他办公室来请求救济粮的，全是这个公社的社员。那个典型书记竟也反戈一击，说他带头搞弄虚作假，弄得他狼狈不堪！

他开始怀疑自己的眼光了：为什么只会发现吹牛整人的人材？难道典型不该抓么？……

想着以往的教训，有如切肤之痛。他感到自己抓典型的方法非改变不可！对那些光唱颂歌，只往你嘴里塞甜食的人，必须严加提防，更不能重用！于是，他打定主意，这次一定要抓个货真价实的典型。商业工作是各条战线的后勤，更需要那些踏踏实实的人。

他慢慢踱进商店，翻看了意见簿。果然对 0641 号服务员的表扬最多，和公司的汇报基本上是相吻合的。但 0641 号服务员好在哪些方面？单凭意见簿是不能作结论的。他要亲自试一试。

于是，他以一个爱挑剔的顾客的身份，出现在宫福面前，经过一番细致的考查，发现 0641 号服务员不仅是个老实人，而且还具备了丰富的商业知识，接待顾客又非常热情。看来，是个不可多得商业人材，应当树为典型。他想起在听取汇报时，有人为选不出这月店的新组长而发愁，不禁感慨万分：我们的同志啊，眼光里怎么就没有这种老实人的地位噢！这样的人材不重用，自己还当什么商业局长！

经过一番慎重的调查和研究，终于使他此刻在台上有了发言权。他满意地用那习惯动作抚摸着下巴上的络腮胡，说：“望江商店的 0641 号服务员宫福同志，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商业工作者，”他瞄了一眼小本子说（显然，宫福的那一笔确实写得长了些，以至使孟局长也误念为“官”了）。“他服务周到，耐心细致，主动热情，经验丰富而且又谦虚诚恳……”为了证明自己抓的典型可靠，他几乎把脑子里所记得的形容词都用上了。

宫福清清楚楚、毫无遗漏地听到了。他尽量把身子坐直，象个接受勋章的功臣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象要滚出来一般，生怕漏听局长的一句话，一个字。他感到自己的名字能从那个会弯会直的话筒里传出来，就很有点光荣感。自己所受到的表扬，就数这次场面最大！虽然那一笔不该写得那么长，但“0641 号服务员”全公司只有自己一个！他很高兴。一直到散会了，他才感觉到背脊骨有些酸胀，想必是坐得太直了的缘故。

几天后，公司的任命下来了：宫福被任命为望江商店柜组